

● 不朽的情侣系列

FRIEDRICH NIETZSCHE
COSIMA WAGNER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与 科茜玛·瓦格纳

——教人屈从听命的学校

[德] 尤阿希姆·赫尔纳 著
赵蕾莲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不朽的情侣系列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与 科茜玛·瓦格纳

——教人屈从听命的学校

[德] 阿希姆·赫尔纳 著
赵蕾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05
10

-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里德里希·尼采与科茜玛·瓦格纳/[德]赫尔纳著;赵蕾
莲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28-5

I. 弗… II. ①赫… ②赵…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308 号

Friedrich Nietzsche und Cosima Wagner

Copyright © 1996 by Joachim Kohler

Chinese copyright © 2000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6¼ 插页:2

印数:1—8,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立伟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王复冈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228-5/I·1941

定价:11.00 元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撞上了一个危险的神灵”

早在读寄宿中学时，尼采就结识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权力。但是他也知道了身体的痛苦。他当时的健康“从根上受到了损害”。（图为1864年中学毕业的尼采）



“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

科茜玛的父亲弗兰茨·李斯特和母亲玛丽·德古尔特几乎从来没有关心过她，这使她终生感到痛苦。女家庭教师们教育她崇拜总不在身边的父亲。（该照摄于1867年）



“一种幻觉、一种陶醉的印象”

每当尼采在瓦格纳的钢琴旁即兴演奏时，科茜玛·瓦格纳就感到“被不安地吸引住”；相反，男主人则不断激烈攻击其客人的演奏。该照为身为教授的尼采。（摄于1873年）

“为什么格尔斯多夫偏偏是个男人呢？”

尼采在私人交往中偏爱男人，这使有礼仪意识的瓦格纳夫妇迷惑不解。他们逼他结婚的努力一直没有奏效。（图为尼采和他的男朋友埃尔文·罗德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在一起）



“所有英雄都应在我身边毁灭”

尼采假借他的阿里阿德涅之口所说的恶意的话正适合拜洛伊特的女主人。她比所有人的寿命都长，从比娄到瓦格纳，乃至尼采和夏姆伯莱恩。她甚至能在1923年听到德国救世主希特勒令她愉快的消息。



“在匿名和假名的保护下挥舞拳棒”

瓦格纳善于暗中埋伏，袭击其对手。他把尼采拉过来充当其文斗的后继者，但是尼采不久不愿意这样做了。（该照摄于1876年，拜洛伊特）

目 录

在冥界中游览/1

怎样学会自我牺牲/16

陶醉的见习修士/39

教人屈从听命的学校/58

“狄俄尼索斯丢下阿里阿德涅不管了吗？” /74

诞生悲剧的精神/84

拜洛伊特基本考察/111

“犹太人对一切过失负有责任” /133

一次致命的侮辱/156

返回冥界/175

在冥界中游览

在狄俄尼索斯和阿里阿德涅的神话中，人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部神话始终像迷宫一样交织缠绕、神秘莫测。也恰如迷宫一样独自环绕，既无开头，也无结尾。谁要踏上蜿蜒曲折的路径就永远也无法知道在下一个转弯处等待他的是什么：是位妩媚的公主，还是位残暴的勇士，抑或是在迷宫的最深处躲藏着一个吃人的怪兽。也许是名叫狄俄尼索斯的不规矩的神，它伪装成阿里阿德涅、忒修斯和弥诺陶洛斯，与游览其王国的人恶意地游戏。在这个王国中，有的人想了解人生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坦途；有的人想知道冥府中阴郁沉闷、山穷水尽的绝路。

当陌生人忒修斯不费吹灰之力地使骄傲的公主阿里阿德涅帮助他走出迷宫，杀死她的异父兄弟——长着牛头的弥诺陶洛斯，并且靠一个穿过其迷宫神秘通道的羊毛线团走出迷宫的时候，就连这部神话的古代叙述者都无法确知克诺索斯宫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忒修斯惩恶之后，便带着告密者阿里阿德涅漂洋过海。他们本应在那克索斯岛上举行婚礼，可是原定的婚礼告吹

了，因为新郎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是由于厌烦，或许因为思念雅典，还可能因为戴面具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蒙骗了他，使他觉得匆忙启程是有利的。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被抛弃的、身心受到伤害的阿里阿德涅在那克索斯岛的海滩为她的痛苦和她年轻而罪孽深重的人生而呜咽哭泣。

她的哭诉并非无人知晓。神来了，狄俄尼索斯，生机勃勃的现世和阴间的主宰。他漂洋过海来拯救想寻短见的新娘阿里阿德涅。狄俄尼索斯如何解救阿里阿德涅，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鉴于阿里阿德涅多次背叛的罪孽而让阿尔忒弥斯用箭把她射死，因为她不仅背叛了她的兄长和她的王室家族，而且背叛了她曾以身相许的神本身。还有人坚信，狄俄尼索斯通过具有神力的拥抱使悲观厌世的阿里阿德涅恢复了对尘世的兴趣。拥抱也许就发生在忒修斯失踪的海滩，抑或发生在一座高山上，他隐藏在朦胧的雾霭之后，也可能发生在青藤缠绕的天堂仙境，那里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能描绘出来。

据说狄俄尼索斯和阿里阿德涅就这样结合了。在这结合中神与人，男性同女性以及生与死的对立令人心醉神迷地融合在一起。这个宇宙事件被神用一个魔法打上了记号：他因陶醉在爱与死亡之中而将公主的新娘花环抛向夜空，这只花环在夜的苍穹中要随时通报：尘世的阿里阿德涅已被纳入永恒的次序中。

荷马对此有不同见解。在他的史诗中，主人公奥德

修斯亲眼看到公主在冥界的入口处。她虽然还是“美丽的阿里阿德涅”，但是，她与其他魔鬼一样已经死亡。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获悉，阿尔忒弥斯听从狄俄尼索斯的吩咐把阿里阿德涅送到了阴曹地府。奥德修斯逃离了由凶神恶煞组成的迷宫，吓得脸色苍白。

这个神话好像一条红线贯穿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他曾写下《阿里阿德涅之怨》，为神与国王女儿的神秘相遇补充了新的内容。他花费几年时间写这首悲惨恐怖的史诗。最后一幕写于1888年，就是在土林的这一冬季，他的精神开始错乱，他书信的副标题为“狄俄尼索斯”。在精神崩溃的快感中，他觉得自己难以名状的神圣，他就像他的榜样狄俄尼索斯一样随意更换着面具：时而觉得自己是莎士比亚或凯撒，时而自以为是意大利国王或者是战斗到鲜血淋漓的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化身，他常把自己比作狄俄尼索斯。

1889年1月1日，他用这个神的名字为颂歌集《狄俄尼索斯颂歌》题词，他自己出现在悲喜剧的诗歌之中。在《阿里阿德涅之怨》中，被抛弃的公主在那克索斯岛的海滩渴望着新郎热烈的拥抱。没想到，她却受到躲在云雾后面的残暴的神的惩罚。莫名其妙的激情使她倾倒，锋利的冷箭在她的体内乱钻。她抱怨，这个陌生的神使她受尽了所有永恒的折磨。他那恶意讥诮的眼睛在暗处以旅行者的情欲盯着她；而她则弯曲蜷缩，以躲避他的“刺激”。与此相似，奥德修斯或许能看到公主

在通往冥界的大门前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她浑身发抖，面无血色，并且没有任何希望。因为她触怒的神是哈德斯，即狄俄尼索斯的黑暗面。尼采作品中的阿里阿德涅称之为“刽子手之神”。

患病的哲学家在土林的阁楼上写下这一段，他确信自己就是狄俄尼索斯，一个叛逆的词流入他的笔端。他的阿里阿德涅讥讽地大喊道：“击中得再深一点，再击中一次！”“刺伤，打碎这颗心吧！”可是，就在尼采想通过发表《狄俄尼索斯颂歌》，为人类“做一件特大的好事”这一天，他也以一丝柔情使痛苦的新娘得到欢悦。他让她向隐藏起来的神大喊“击中得再深一点，再击中一次！”并且乞求神，让应该击中她的“钝箭”和“残暴的刺棒”最好也滴答流水。作者在另外一首《狄俄尼索斯之歌》中“焦急而又疲惫地渴望”着的大概就是“这种美妙的滴答流水”的“安慰”。尼采流露出对痛苦的快感，并且把刑具刺棒当成非凡的男性生殖器。当然，他的出版商们默默地删除了他这种有伤风化的写法。

还没等阿里阿德涅呼唤那个不该用“幸灾乐祸的神的锐利目光”，而应以他鲜血淋漓的箭击中她的“雷电——隐蔽者”时，他就已经出现了。尼采写道：“一个闪电过后，”“可以看见狄俄尼索斯呈现绿宝石般的美丽。”似乎没有谜是无法逃脱的：尼采指的是携着一叶扁舟将神带到岸边的宝石绿的波涛吗？抑或是他在《瞧，这个人》中流露的神之情欲的第一次闪现？他在

这个作品中写道：“这种宝石绿般的幸福，一种绝妙的温柔依然对我不理不睬。”阿里阿德涅不久就会知道答案，因为，在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颂歌之中，一切都暗示着大团圆似的圆满结局。

但是，1889年1月1日，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并没有在土林举行婚礼。在卡罗·阿尔贝尔托市场上的小房间里，即他的邮局，尼采惬意地寄送着“疯狂的书信”，没有任何目标，过去也没有任何目标。这个在闪电中出现的神另有打算。这迫使他的传声筒，即牧师的儿子尼采讲话。只是狄俄尼索斯说的话被许多小间隙打断，必须由他的谈话对象阿里阿德涅同赞美诗的读者一起弄懂它们：

“阿里阿德涅，聪明点！……”

005

你长着一对小耳朵，你长着我的耳朵：听一句明智的话吧！——

难道两个相爱的人不应该先彼此怨恨吗？

我是你的迷宫！”

没有一个新郎会这样说话，一个爱得如醉如痴而急于马上结婚的神就更不会这么说了。他显然想指教和告诫什么。他回忆起一个新娘的心理特征，该特征对读者和古典神话来说都是陌生的。那么，她的耳朵像他的耳朵一样小，这句安慰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再说结尾这

句令人费解的话，她的情人并没有用这句话把她诱骗到威严崇高的情欲的高峰，而是暗示她冥界的迷宫，暗示她死路一条、毫无出路。总之，他是以冥界之王哈德斯的名义在暗示吗？这个古怪的神警告她：你再也无法逃脱我的手心，你的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只有一处阿里阿德涅会感到狄俄尼索斯这些话是针对自己而言的。与小耳朵的尼采相比，她的耳朵则相当大，哲学家在《偶像的黄昏》中对此进行了调侃：作为一个神的“审美法官”，为了举出一个人类丑陋的例子来，恶意的狄俄尼索斯抓住了新娘阿里阿德涅的两个耳朵。她吃惊地问：“噢，狄俄尼索斯，神啊，你为什么要揪我的耳朵呢？”她没有得到回答，却得到一句无理的反问：“这耳朵为什么不再长长点儿？”

尼采想以此得到“公主”的答复，而这个“公主”却一直保持沉默，因为她没有读过《偶像的黄昏》，而且她也不愿意理睬尼采。于是，这个在知情人面前早就以她的“哲学家情人”身份出现的他决定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闹大。

1889年1月初，他寄给歌剧作曲家的遗孀这样一个大胆的信件：“有人告诉我，近日来，一个神秘的丑角已经完成了《狄俄尼索斯颂歌》。”他并不想像这段文字所表现得这样无拘无束。尼采的前提是，拜洛伊特的女主人明白：那个在信中尊重地称呼她的人并非那个由瓦格纳文化活动的主要宣传鼓动者变成其死敌的弗里德里希·尼采，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自己。这个酒神的崇

拜者把颂歌献给了酒神，其中有《阿里阿德涅之怨》，里面的公主这个角色就是指科茜玛·瓦格纳。

还没等神秘的丑角把这封信送到邮局，他就产生了疑惑：她真的会明白，为什么偏偏是她，瓦格纳的遗孀，会收到狄俄尼索斯的示意吗？是因为他曾拿她的耳朵开过玩笑而安慰她吗？他是在吐露心声吗？尼采匆忙回到写字台前又重新写信，这封信就更加含混不清了。他开始写道：“致阿里阿德涅，我所爱恋的人。”是指他？不，不是已退休的教授，而是“印度诸神中”的神，也可能是伏尔泰、拿破仑，“也许是理查德·瓦格纳”。他现在要作为“胜利的狄俄尼索斯”凯旋归来，他要“让全世界都欢天喜地”。为了不让拜洛伊特的女主人感到太受奉承，这位繁忙的神补充道：“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

007

最后的一句话甚至是符合事实的。尼采只有少许几天能够控制自己严重的幻想症。他把土林的小阁楼打扫成神庙。在这里，他独自纵酒宴乐。他一连几个小时即兴创作有关钢琴和瓦格纳主题的作品。在这期间，他不时从阁楼的窗户向下俯瞰熙熙攘攘的街道。他向土林人解释：他是神，考虑到人类的低能才化装成小丑。人们难以容忍他的真实面目，就像狄俄尼索斯之母塞墨勒不能正视带着霹雳闪电的宙斯一样。然后他又向上走几个台阶，来到复斜式屋顶——他的“神庙”里。女房东偷看到，他在那儿放纵地跳裸体舞。

1889年1月8日，第一次有人来看望四十四岁身染

梅毒的尼采。此人并非他正在恭候的意大利国王和王后，而是他的朋友弗兰茨·欧沃贝克，一位巴塞尔的神学教授。那个一丝不挂的“神”带他跳宗教仪式上的舞蹈，以庆贺这一天。瞠目结舌的欧沃贝克后来回忆，这一情景“以可怕的方式体现着神圣的暴怒之下的放纵想法。古代悲剧就是以神圣的暴怒为基础的。”于是，他立即搭乘火车，把痴狂的“狄俄尼索斯”送进了巴塞尔疯人院。

从远处看，理查德·瓦格纳的故居瓦恩弗里特别墅就像拒人千里之外的石头堆。在本世纪初，谁要是经过别墅附近高大的路德维希青铜雕像来到这里，就会看到：别墅的中间部分没有窗户，十分宽大，它下面有两层，上面是平坦的屋顶。看到这儿，人们会联想到翠柏环绕的陵墓。谁要是步入这座各国国王（包括保加利亚国王）曾拜谒过的圣殿，就能看到一间高大、庄严的房间。它的建筑样式像座神殿，光线从高处投向两尊半身雕像：理查德·瓦格纳和科茜玛·瓦格纳。大师瓦格纳的身材轮廓虽然矮小，在雕刻家巧夺天工的手下却被雕刻得像阿波罗神一样匀称而冷峻，使人不禁肃然起敬；同样，科茜玛的脸部轮廓在半身雕像中被美化成具有古典美的模样，而实际上，嫌她“鼻子和嘴太大”的不只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人。1883年，瓦恩弗里特别墅的男主人在威尼斯去世。他被葬在别墅后面。从此以后，科茜玛在此掌管家事，一切照常。

此刻，她躺在楼上一个孩子们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她1906年开始患心绞痛，从此便遵照医嘱卧床休息。她只能散步或者定期去意大利疗养。尼采已经死了几年后，她仍很反感地收到他狂热的信件。她牢牢地掌握着她丈夫的遗产：包括节日文化汇演曲目的谱子和这个人丁兴旺的家庭。她知道自己病榻的正下方就是瓦格纳的纪念大厅，在他七十年生涯中所有对他的生平有意义的物品都在那里找到了最终的归宿。自从他过世后，房间里的一切都保持原状，未曾改变。瓦恩弗里特别墅不应成为博物馆，而应成为圣殿。人们在这里说话都压低声音，以示崇敬。

然而，最神圣的物品摆放在他遗孀的房间里：那就是瓦格纳的红色沙发，产地是帕拉索温德拉民。他就是在这个沙发上撒手人寰的。还有那块她送给他的怀表，在他与死神搏斗时，怀表从他的手腕上掉了下来。他临终前最后没有喊“我的科茜玛！”，而是叫“我的怀表！”这块怀表至今还滴答地走着。墙上悬挂着已故亲人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画像：有父亲弗兰茨·李斯特、母亲玛丽·德古尔特、姐姐勃兰蒂娜·拉菲尔和弟弟丹尼尔，有出资兴建瓦恩弗里特别墅的路德维希国王，另外还有由伦巴赫创作的大师瓦格纳的画像，以及放在壁炉台上的瓦格纳的半身塑像。他们向下俯视着科茜玛，夜里，她同他们攀谈。透过窗户，她似乎看到坟墓正向她走来。她此时依然活着，这其实违背了一个约定。瓦格纳曾向国王路德维希吐露：将来，他死后的第八天，科茜玛就会